



活到老 学到老 工作到老 的典范

——缅怀王平洋先生

◆ 查仁柏 周 文

王平洋先生于1909年6月5日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教师家庭。1927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专业，1931年9月毕业后供职于上海电力公司。1987年9月退休，1994年改为离休。2003年4月23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4岁。

王平洋先生任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咨询委员、博士生导师，也是上海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兼职教授，曾任华北电力总局、电力建设总局处长，华北电力设计院、北京电力设计院和电力建设研究所总工程师等职。

王总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第一届评议组成员，国务院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论证委员会委员，是我国电力系统中最早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导师，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IEEE Fellow和IEEE的终生会员。

王总是我国老一代电力专家，是电力系统自动化和信息化方面的开拓者及奠基人。

1 辞掉洋饭碗，投身建设抗日大后方

1936年12月，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王总毅然辞去洋人办的上海电力公司的职务，受建设委员会之邀赴广州鲍国宝先生主持的广州电

力管理处工作，从此一生全身心地投入中国自己的电力事业。

王总到广州电力管理处任电务课课长时年仅28岁，担起了负责设计、建设全广州市电缆系统的重任，打破了以往建电厂、敷设电缆仰仗于洋人的传统做法，这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完成。工程中的施工技术和所用设备全是“摸石子过河”摸索出来的，技术自己钻研探讨，设备自己设计制造，技术工人自己组织培养。

广州被日寇占领后，王总与同事们一道辗转到抗战大后方的四川，建设自流井电厂，任工务长。自流井至宜宾的输电线路，因无钢材而只能用木材和木杆构建杆塔，做跨越山谷的大跨越荷重试验。为了解地势、地形和物资供应条件，王总与鲍国宝等人经受了3天“鸡鸣早看天，未晚先投宿”^{*}的担惊受怕的日子，翻越80km山路，踏勘线路全程，获得了第一手资料。这群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在鲍国宝先生的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将这条全长75km、电压为33kV的井宜输电线路建成投产，创造了当时电压等级最高、线路最长的输电线路记录，为抗日大后方的经济建设、支援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2 冒着危险护厂，积极迎接解放

1946年底，上海筹备江南电力局夭折后，又随鲍国宝先生调派到冀北电力公司，任工程处处长和机电处处长。当时北平城内的电源全靠石景山发电厂和平津唐电网南苑变电所供电。1948年11月，

解放军围困北平城，两处电源全在解放军控制之下，所以城外光明一片，城内除傅作义部有小发电机外其余漆黑一团，自来水也因无电而断流，只能靠手压机井排成“长龙”打水，老百姓的日子可想而知。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吃水和照明问题，王总和鲍先生等人想方设法通过王平洋处长掌控的电网调度电话与石景山发电厂和南苑变电所联系，寻求供电。当他们收听到石景山方面的回音后喜出望外，尤其对石景山发电厂军代表发来的“只许向老百姓供电，不许给反动派供电”的指令格外高兴，并立即表示“遵命执行”。随即由徐博文先生拟定了供电方案。王平洋和蔡增杰随后以查线路为名，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避开岗哨，出城绕道去石景山电厂与军代表面谈，商讨供电和迎接解放军进北平城等事宜。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冀北电力公司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电网、电厂之所以未受到损坏，则要归功于资源委员会领导人孙越崎先生的高瞻远瞩、坚决拥护解放的决策，是他表面上应付蒋介石拆厂搬迁台湾的指示，暗地里又布置鲍国宝等人积极护厂迎接解放。同时也与王平洋等人认真学习解放北平和解放全中国的政策文件有关。当时这些文件属于禁读之物，然而王平洋们却将这些文件裹上胡适先生出版的书籍的封皮作掩护，才得以保存和传阅。

解放前夕，北平与其它地方一样，军警宪特疯狂捕人，整个北平城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王平洋所在机电处有3位进步青年杨枝、许金涛和袁颖，因参加革命活动而受到被捉的威胁。王平洋处长得知后立即请示鲍国宝总经理，经鲍同意后亲自为这3位青年写了他们是好人的证明材料，3位青年才避逃一难。

3 冲出亚洲，走上世界

“冲出亚洲，走上世界”，这是在王总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报告和与青年人的交谈中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他是这样热情地鼓动我们的，他也是这样地去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子计算机刚兴起，我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还不知道电子计算机为何物时，王总已经能说得一清二楚，并紧紧抓住这门新



2000年9月获得IEEE千年奖的证书

^{*}这是当时投宿小店的通行标语——笔者注。



王总参加国际工程数学及应用学术讨论会

技术, 将其引进我国电力系统。于是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 我国民用部门第一台国产电子计算机——161机, 于1962年在电力系统诞生了。

随后, 王总不断宣传电子计算机的有关知识, 描述和构划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文化大革命”结束, 王总恢复工作以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仿佛又获得了新生, 他抛弃了“文革”带给他家破人亡的痛苦, 忘我地、勤奋地工作着, 将电子计算机在电力系统和电厂中的应用搞得有声有色。从离线应用到在线监控, 从理论研究到工程设计和工程应用, 从汉字输入方案研究和中文处理到情报检索、信息管理和企业管理等等, 无不凝结着王老总的智慧和心血。

20世纪80年代, 模糊数学和专家系统这两门新兴学科在世界上刚一露头, 就被王总抓住, 并将其迅速引进电厂选址和电力系统自动化等应用领域。他不仅带领研究生做研究和推广应用工作, 而且还积极组织国际学术交流, 以期汲取国外的先进技术, 缩小我国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王老总的精心策划和积极组织下, 1984年在北京科学会堂, 我国首次举办了模糊数学国际学术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 王老总不仅请来了国内外在模糊数学方面著名的专家学者, 而且还将我国的论文作者事先请到北京, 在他的导演下进行“彩排”。因此这个会议虽然是第一次在我国举办, 但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也很有水平。会议上展示的我国众多研究成果和应用实例, 使国外的专家学者感到十分惊讶, 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说, 我国电力系统中, 对模糊数学的研究和应用, 与王老总的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 为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在我国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开了先河, 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1986年, 王老总在香山又成功地组织召开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电力系统及电厂自动化(IFAC)国际学术会议。会议邀请了国内外最著名的电力专家和学者。会议前他亲自做论文集的编辑和校对工作, 亲自剪贴、复印和编辑出版了涵盖当时国际上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集。从会议邀请专家到座谈交流到300余人大会的日程安排, 事无巨细, 均安排得井井有条。

年届耄耋的王老总, 何来如此大的勇气和动力? 王总在给其儿子的信中写道:

“文革耽误的时间太多, 要争分夺秒抢时间, 想办法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来, 多开些国际交流会, 尽量缩短我们和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

王老总在带研究生时也时刻不忘追踪国际先进技术。他指导研究生所选的课题都是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研究领域, 如模糊数学、专家系统、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智能技术等等。

4 小中见大, 平凡中透出不平凡

王老总的英语水平在电力系统中是众所周知的。为了工作, 他学了好几种外语, 有俄语、捷克语、德语、日语, 还有法语等。

王老总在1980年9月调入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担任总工程师后, 经常出差, 可是年逾古稀的他, 返京一下火车或飞机并不是回家休息, 总是直奔电科院上班。

1992年, 查仁柏由《中国电机工程学报》调到《电网技术》编辑部不久, 王老总便找他提出义务为《电网技术》的英文摘要把关的愿望。从此该刊的英文摘要经英文编辑编辑加工后便由王老总进一步润饰。该刊的英文文章也由王总修改润饰。因此1996年全国科技期刊评比时, 评委们对《电网技术》的英文摘要交口称赞。那年《电网技术》荣获电力部一等奖, 全国三等奖。后来王老总还为《电力系统自动化》等杂志的英文把关。直到2003年3月31日, 王总病危住院前还在为这些刊物审阅英文稿, 审改他亲自创办的《ELECTRICITY》。

记得有一次, 王老总去奥地利参加国际会议, 有一期英文摘要未经他审阅, 他回国后发现有不妥

之处，便打电话找查仁柏，询问为何不送给他看。王总一丝不苟的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笔者深受教育和感动，至今还铭记在心。

笔者每回同王老总一起开会时，他总会抽时间来询问《中国电机工程学报》和《电网技术》的出版情况，有何困难，有时还帮助出些主意。百忙之中他还积极倡导并亲自主编了《现代电力系统自动化丛书》和《电力新技术丛书》，创办并主编英文期刊《ELECTRICITY》。

1984年，王总在思想汇报中写道：

“我已年75，垂暮之年，还愿意为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但时间已不多了。我这最后一段生命，必须做最有意义的安排。”

王总1984年退休后实际上并未离开电科院，直到1997年88岁高龄时才被大家劝说离开了电科院。即使这样，他也未停止工作，只是将工作全部搬到了家中，在家中写文章、评审、咨询、审读英文稿子和指导研究生等等。

王总耄耋之年开始学习使用电子计算机，学习Word，学习汉语拼音输入，学习汉语全拼输入等。由于他是南方人，汉语拼音拼不大准，他居然将《新华字典》背了下来。从此，写信、写材料、写文章等等都是他自己熟练应用计算机完成的。随后的“上网”又成了他生命的延续，扩展工作的重要工具。他通过E-mail为《电网技术》等刊物审校稿子和投稿，通过上网查信件、找资料、拮取信息等。

1997年，王总不顾家人和同事的反对，硬是自己掏路费，以探亲方式去德国参加了模糊数学国际会议。回国后他在信中写道：

“这次会议把模糊技术扩展到神经网络和进化计算，形成‘智能技术’和‘智能计算’；乘德国和我国加强联系的东风，拟在这方面尽最后一把力，开拓一条联系的道路，乘我现在的健康还可以作一些有限的活动，鼓此残劲，做最后一次奉献，这样可以划句号瞑目了。”

然而，这个句号在1997年并未打住，直到2003年3月进了医院才算划完。

王总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时英语讲得非常流利，脱口而出，且不出错，大家很钦佩。可是，所以有这样的发挥，与他的勤奋和在家的“彩排”是分不开的。他每次参加国际会议之前，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做各种准备工作，读英文发言稿五六遍，所以几天下来就是十几遍几十遍。

王总有条不紊、仔细认真的工作方式，在生活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他有一个小本子，专门记载着衣服什物的存放处。出差时按本索衣，回来后照本放回原处；厨房中的调料食品，也都一一贴上标签，不熟悉者也一样可方便取用。

削梨也是王总的一种绝活。他削梨快，削的皮薄，不断不掉而且宽窄一样，看上去仍像一只完整的梨。他自揭的秘诀是：削梨与做其它事情一样，只要投入、专心、细心，不要着急，多练，就一定会成功。

5 对共产党忠贞不渝，终遂心愿

王老总知识渊博，是知名的电力专家，可是他几十年坎坷不平，含辛负重。解放前夕，保护发电厂和冀北电网，迎接解放军进北平城，盼到解放，颇有新生之感，心情分外激动。可是由于他年轻时去过美国和加拿大留学进修，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又任过职，因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几乎都会“扫到”他，成了“老运动员”。20世纪50年代初，受到“三反五反”的冲击，隔离审查，春节也不得回家。后来尽管他参加过工程师党校学习，1952年还申请加入共产党，即使这样也难免受冲击。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几年背的“黑锅”——“特务”亮了相，受到的迫害更为惨烈，一个好端端的幸福家庭被弄得七零八落，爱妻含怨去世，子女们隔离的隔离，办学习班的办学习班，小女儿被送去了边疆。所以1969年8月，当他被解除隔离第一次回家进门时，手中拿着一块巧克力（这是他从家里带到研究所，又从研究所里带到“牛棚”的巧克力——笔者注），本想给爱妻吃的，不料爱妻已于一年前含怨离世。当他得知此噩耗时，心如刀绞，万分悲痛，禁不住含泪喊出了“毛主席万岁”。其情其景，可想而知。然而，从此以后，王总心中的悲痛再未向子女们诉说过，也未向同事和其他人显露过，只是将它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王总在2000年中国供电国际会议 (CICED) 大会上宣讲论文

几十年对王总的不公和打击，始终没有摧垮他为中国的电力事业献身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对共产党有过怨言和不忠，始终没有动摇过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信念。1984年12月，当他75岁高龄时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了却了他一生的心愿。1994年，当他85岁时，他老革命的真面目得到恢复，党中央给予他“按地下工作人员待遇”的结论，从此也就由退休变为离休。所以可以说：王老总是一位党龄不长的真正的老共产党员！

6 热心学会工作，构建交流平台

王总对学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将学会作为实现我国科技事业“冲出亚洲，走上世界”，施展抱负的平台，作为缩短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渠道。

1979年，“文革”中被扣上的“特务”帽子尚未摘掉，加身的不实之词也还未推翻，他却置个人的恩怨于度外，根据当时国际上科技发展形势，尤其是自动化、计算机飞速发展的情势，及时筹建了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自动化与计算机应用专委会，并连任了4届主任委员。在他的领导下，专委会工作搞得生气勃勃、有声有色，为在电力系统中推广应用电

子计算机起了巨大的作用。1997年该专委会又随形势发展而分成电力系统自动化和计算机应用两个专委会时，年届89岁高龄的他，抱病出席了自动化专委会于同年12月的成立大会，并作了原专委会的工作总结报告，还发表了题为《电力系统自动化与智能技术》的精彩专题演讲，得到了与会者一致好评。

在王总的积极倡议和组织下，1984、1986年分别在北京科学会堂和香山饭店召开了我国首次举办的模糊数学国际会议和电力系统与电厂自动化（IFAC）国际会议。会议的成功召开，为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和电力部门在我国举办国际会议开了先河，为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础。

王总虽然年事已高，但每次学术会议他几乎不会空着手去参加，总会在会上发表世界最新技术发展动向的追踪研究报告，令与会者耳目一新，获益匪浅。

王老总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可他没有丝毫的架子，因此每次开会，在其周围总有一群年轻人，向他请教学问、探讨新技术或同他交流心得。

7 笑傲人生，科学斗病魔

王总几十年道路坎坷，多次身处逆境，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和摧残不言而喻。但他乐观豁达的性格，追求真理孜孜以求的精神，却冲淡了他过去的不幸遭遇，抚平了他内心的伤痕。

王总多次说过：“要学华罗庚，不学XXX。”*

王总在晚年患了白内障，视力衰退，可他用了放大镜，后来用眼镜加放大镜，坚持学习和阅读书报杂志，搜集资料，拮取信息。1987年，糖尿病急性发作，使他两眼无光，神志模糊，是在医生们的努力抢救下才从死神手中夺回。随后他制订了边治疗边恢复体力的计划，采取控制和调理饮食等措施，每天自己注射胰岛素，每天定时定量进食，每天自己测尿糖或血糖，并天天作记录，以摸索规律。王总也很现实，他说：“看起来（治疗得）不错，实际上是在唱空城计……现在须量力而行的约束。”

王总年轻时代就爱体育锻炼，后来又常打太极拳，曾有“操练低架太极，二人不得近身”之誉。进入老年后，王总又奉行“手脑使用不停，生活力争自

*华罗庚先生是在日本讲学时去世在讲台上的，XXX是一位患癌症卧床多年而终的中科院学部委员——笔者注

理,坚持适度锻炼”的养生之道。

8 结束语

王老总走了,是在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大地时走的,我们都无法见他一面,送他一程,但王老总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思考的问题却是多多的。

王老总是我国电力事业的开创者,电力系统和电厂自动化的奠基人。

王老总是崇尚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开拓者;是我国电力系统自动化和计算机应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领头人;是一生好学,孜孜以求,理论结合实际,洋为中用而又不崇洋媚外的光辉典范;是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知识渊博,谦逊谨慎,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师长和导师;是年高德邵,淡薄名利,提名工程院院士也能谦让的高风亮节的大知识分子;是善用学会平台,为中外专家学者牵线搭桥、交流切磋的设计师和组织者;是崇尚科学,热爱生命,乐观豁达,坚忍不拔地与病魔作斗争的斗士;是不记恩怨,笃信共产党,33年如一日,矢志不渝,直到75岁高龄才入党的真正的“老共产党员”。

总而言之,王老总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可敬可颂、有口皆碑的受人爱戴的老电力人。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



王总参加中国电科院博士论文答辩会

已”。这可谓是王老总一生的写照。

王老总离开我们已5个年头了,但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言谈,可亲可爱的音容笑貌,肩挎小药包、手提行旅箱,从不劳动别人、精干矍铄的形象,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豪语,言犹在耳,励人奋进。这一切,仍然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真切。这是因为他那忠诚于我国电力事业,为我国电力系统自动化和计算机应用作出的卓越贡献,毫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和伟人形象,已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心坎上。

王老总对祖国、对人民的博大情怀,对事业的执著追求,留给时代的丰功伟绩,区区小文,定挂一漏万,言不尽意。笔者只是企求藉此小文寄托对王老总的哀思,希冀在当今将金钱看得很重的年代里王老总的精神和品格能得到传承和发扬。■

